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展望

席留生^{1,2}

(1.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2.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界蓬勃发展, 渗透到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代表性的研究主题有宏观理论探讨、隐喻、构块语法和语用的认知研究等; 发展中存在认知泛化和创新不够等问题。展望未来, 认知语言学在汉语研究、对比研究、应用性研究和交叉研究等方面该有可为。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发展; 问题; 展望

中图分类号: H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2-0079-07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 正逐步走向成熟。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蓬勃发展。现在, 不论是在外语界还是在汉语界, 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已成为显学。继2001年10月中旬召开首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之后, 研讨会已召开了四届。2005年5月中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 会议代表达到三百余人, 提交论文两百五十多篇。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在本届大会上成立。2006年4月下旬, 河南大学举办了认知语言学论坛。苏州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还先后开办了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和系列讲座。据不完全统计, 从1990年代以来, 国内出版的认知语言学专著近三十部; 根据石毓智对国内两千七百余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的统计, 在从1990年代初到2003年上半年的十年间, 发表的有关认知语言学的文章就达到了一千三百余篇, 是讨论乔姆斯基形式学派文章的三倍以上^[1]。

面对国内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 我们试图对它在国内的研究现状予以梳理, 讨论发展中的问题, 并对它的发展做出展望。鉴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渗透于语言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面面俱到, 因此, 在现状部分, 我们仅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研究主题进行讨论。

一、研究现状

(一) 宏观理论探讨

理论的宏观探讨主要表现在对认知语言学的内涵、理论目标、哲学基础、方法论、研究领域等方面的探讨。虽然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就已开始, 但真正系统地把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在本世纪初。2001年同时出版了两本系统介绍认知语言学的专著。一本是赵艳芳的《认知语言学概论》^[2]。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专著。该书涉及了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涵, 对于欲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者的启蒙作用不可低估。另一本是程琪龙的《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3]。作者在书中从信息、大脑神经、认知、语符四个角度来剖析语言系统, 较系统地介绍了Sydney Lamb的神经认知语言学理论。

收稿日期: 2006-10-09

作者简介: 席留生(1970-), 男, 河南许昌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

Lakoff 和 Johnson 针对流行于西方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提出了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的理论^{[4](P185-225)}, Lakoff 继续沿用了这一哲学术语^[5]。因为经验主义的译法容易与 Empiricism 的译名相混淆,所以后来有学者用体验哲学(Embodiment)这一名称来概括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并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王寅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体验主义的三大原则,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6]。关于语言的体验性,王寅进行过较多的论述^[7-11],李福印进行了实证研究^[12]。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语言具有体验性,思想概念是有形的。不论在词法还是在句法平面,体验哲学对语言的成因均具较大的解释力。笔者认为体验性与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一定一致性^[13]。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可概括为:寻找不脱离形体的概念知识的经验证据,探索概念系统、身体经验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意义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发现人类语言的共性、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认知的奥秘。原则可概括为:第一,语法象征性原则。语法是象征符号的清单,每个象征符号都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第二,语义概念化原则。语义等同于概念化,而不仅是客观真值条件。语义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间接的,而与人的概念结构及其形成有直接联系。第三,语言体验性原则。语言能力是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其发展与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概念系统植根于感觉系统和情感系统,概念的形成要受身体构造系统的制约。第四,典型范畴原则。人建立的范畴大多是“典型范畴”。语法范畴和语义范畴大多是典型范畴,想用为某一范畴所独有而其它范畴所无的语法特性作为充分必要的特性来界定某一语法现象是不大可能的。主要的理论方法包括框架语义学、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心理空间理论等^[14,15]。

(二) 隐喻研究

隐喻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从李福印的书中查到,里面共收录了 900 条关于隐喻和认知的注释目录,以年代为序进行排列,1980 年至 2004 年,共 25 年^[16]。内容既有对国外隐喻和转喻理论的介绍和评述,又有对它们的产生原因、工作机制、本质特征和功能的深入探讨,还有对它们应用价值的发掘和示例。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的本质是认知的,这从 Lakoff 和 Johnson 对隐喻的定义可以看到:隐喻的实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事物^{[4](P5)}。对隐喻的研究渗透到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概念隐喻、空间隐喻、隐喻与其它辞格、语法隐喻等。

对隐喻工作机制的解释有两种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一种是 Lakoff-Johnson 的概念映射理论,另一种是 Fauconnier-Turner 的概念/空间合成理论。Turner-Fauconnier 的理论对隐喻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隐喻不是来自单个的映射,而是处于整合网络中多空间多映射的作用的结果。整合网络是一个大杂烩,既有常规的成分,又有新的映射和压缩。整合网络具有跨越预存概念进行压缩的能力,结果是只让一部分信息进入到生成的结构里。

隐喻研究似有以下趋势:其一,继续理论上的探索。对于隐喻的产生机制、工作机制以及概念整合理论的动态性等,都需进一步研究。其二,结合语言神经理论来研究。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以下还要详述。其三,结合文化人类学。研究存在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隐喻异同,结合文化现象研究隐喻,进一步揭示隐喻普遍性的原因,是认知语言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17]。

(三) 范畴化研究

范畴化是人们对事物分类时的心理过程,范畴是范畴化得到的结果^[18];范畴化是人类基本认知能力之一,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人类思维的逻辑形式^[19]。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最典型的成员是类典型成员,处于范畴的中心地位,其它成员依据与

范畴相似性的多少依次边缘化，它们之所以被划归同一范畴是因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相邻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范畴理论、类典型理论、模糊界限论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个范畴是一个模糊的集合，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些认知语言学家已经在该理论的启迪下进行了语义范畴的研究。如 P. Kay 和 C. K. Mcdaniel 在模糊集合论的引导下设计了一系列关于颜色词光谱性质和人类视觉神经系对颜色词范畴的感知实验，在颜色词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20]。

类典型范畴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平面。运用该理论进行语义分析，能够揭示出传统范畴理论和语义学理论所无法说明的语言现象。由于类典型理论新颖的解释力，国外有些语言学家（如 D. A. Cruse, Ahrienner Lehrer, Roger Mclure）甚至在努力建立类典型语义学。

国内的范畴化研究多为应用性研究，作者们主要用范畴化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各种语言现象，探讨在外语学习、翻译等方面的应用。

（四）构块语法

构块语法是一种新的语法解释模式。创立时间短，但发展很快，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国际上已成立了构块语法学会，已召开过四次国际研讨会。构块语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构块语法基于三个共同原则：构块是独立存在的象征单位，语法结构具有统一表征性，构块在语法中分类组织，包括四个版本：Fillmore and Kay 等人在 1999 年提出的大写的构块语法，Lakoff 和 Goldberg 提出的构块语法，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Croft 的激进构块语法^[21]。狭义的构块语法指特指 Goldberg 的构块语法。说到构块语法，一般想到的是 Goldberg 的构块语法理论。

构块语法理论的出现引起了中国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引介、探讨和应用该理论的文章陆续见于国内有影响的语言学期刊和重要的学术会议，如沈家煊^[22,23]、张伯江^[24]、董燕萍和梁君英^[25,26]、徐盛桓^[27]、陆俭明^[28]等。

Goldberg 认为，构块是一个不能由其组成部分和先前建立的其它结构推知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29]。构块存在于各个语言层面，小到一个语素，大到一个语篇，都可以视为一个构块。构块的整体大于组成部分之和。构块与动词之间有互动关系，构块本身的论元结构决定着动词在构块中的论元组成。构块语法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可以作为一个构块来进行研究。但似乎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表达式或意义范围比较狭窄的句式。因此，接下来的研究似应扩大到语义范围宽广的一般句式。另外，既然构块的范围如此之大，如何建立系统的构块语法理论也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五）语法化

语法化是一个传统而又时尚的课题，历史悠久而方兴未艾。语法化概念最早是中国人于 13 世纪提出来的，但最早使用“语法化”这一术语的是法国语言学家 A. Meillet^[30]。中国学者传统上把语法化称为实词虚化，这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看待语法化问题。Hopper 和 Traugott 这样给语法化下定义：

人们迄今从两个方面研究语法化问题：历时的和共时的。前者考察语法形式的来源及其典型的发展过程；据此，语法化关心的是一个词汇形式如何在运用中演变为一个语法标记以及一个语法标记如何进一步发展。后者把语法化看成是一种句法和篇章的语用现象，看成是语言运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格式^[31]。

我们知道，汉语中的介词都是由动词演变来的，在考察某个介词是如何从动词演化来的时，我们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但如果涉及到同一介词的不同表义功能，这又属于共时的问题了。

例如,“他在宿舍”和“他在上网”,“在”由表空间引申为表时间,这是人的认知总是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的规律在起作用,属于共时的考察。

语法化受到当代学者的关注是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分不开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把语言看成一个自足的系统,然而,语法化现象却表明语言不是自足的,它的形成和发展背后有认知动因在起作用。还有,自从索绪尔区分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之后,语言学的研究就一直以共时研究为主,但在研究实践中人们发现,许多共时现象离开了历时因素就解释不清楚^[32]。

不管是在汉语界还是外语界,语法化都是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徐盛桓^[33-34]、牛保义^[35-38]、沈家煊^[39-41]、石毓智^[42-46]等。

语法化也是个颇有研究空间的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语法化研究将转向对语法标记形成和扩展的认知机制和认知动因的探索。

(六) 语用认知研究

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语用与认知的日益结合^[47]。语用推理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语用观,自20世纪后期以来,更多学者将语用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如关联理论就是一种研究交际和认知的理论。随着语言学家们认识到语用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隐含交际,语用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助认知手段,如实验语用学、优选论等的尝试。

冉永平认为,虽然还没有认知语用学这一专门学科,但这并不能否认这种研究的普遍存在。语用学要深入发展,必须走与认知科学结合的道路^[48]。要理解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语用问题不能离开交际活动的认知基础,因为语言交际本身以认知为基础。

对于语用的认知研究,过去多集中在关联理论在语用学中的应用。徐盛桓教授的近期研究值得关注。他参照认知心理学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成果,建立了有别于以原则取向为范式的心理模型范式。基本观点有:认知过程指大脑在抽象知识系统的制约下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抽象、组合的程式化过程;语用推理依赖于心理模型,是创建和操作模型的认知过程,心理建模是推理的基本形式;心理模型是人们心智中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心智中的知识是人们对事物间的常规关系的认识,体现为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并分解为小型知识集;语用推理是通过心理建模对感知的话语进行下向因果求索,需要从短期记忆中抽取和整合推理的前提,求索的切合点不是真实,而是邻和似;语用推理和日常认识问题求解没本质区别。运用心理模型理论,可以对日常语用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对悬而未决的语用问题作出满意解答^[49-51]。

二、存在问题

认知语言学不能称为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许多问题仍在探索之中。不可否认,在国内,认知语言学很热门,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认知内涵有泛化倾向。认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应该理解为狭义的认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升温,在中国语言学界,认知成了一个时髦话题,人们动辄就把自己的研究冠以认知的名头或和认知挂上钩,似乎什么都成了认知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有必要进一步给以明确的限定。

第二,国际对话不足。认知语言学在国内的兴起使中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了国际范围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并且正在与国际接轨。我们国内搞认知的学者在国外的影响力还有限。这不代表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不为国外所知。我们的学者要力争多让国际语言学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第三，创新不够，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徐盛桓先生在不同的场合数次谈到过国内语言学研究缺乏创新的问题，该问题同样存在于国内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自从《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国内的研究大多都是用的国外理论，这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研究传统的原因，国外在理论建设上比我们先进，我们拿国外先进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用来解决问题，这也符合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可是，不少研究者受投机和功利心理驱使，不愿意下工夫阅读原著，对二手材料依赖严重，对理论断章取义，缺乏深入理解，其结果是低水平重复现象的出现和研究的表面化。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但我们可以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把国外的先进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拿来研习吸收，博观约取，领会其精髓，用来观察和审视语言问题，这样不仅有助于解释问题，还可以修正理论，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新思想，一直到提出宏观的新理论。

第四，有些研究带有玄学色彩。科学的理论都要求体系完整、逻辑性强、有概括性、具简单性，认知语言学理论也不例外。现在国内的有些研究文章很让人费解。难懂和读不懂是两码事。真正好的研究文章应该是清楚的，不管多么难懂。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多样化，不同理论之间有些概念和术语有交叉、有平行，还有重合，在研究中，弄清概念，理清概念，真正把问题搞清楚，这对读者对自己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三、展望

第一，神经的认知基础。当前，国内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思辨和内省。但作为一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其发展离不开认知心理学和脑科学的支持。要解释语言现象，就必须研究生成和理解语言现象的认知能力，研究大脑对于语言的认知机制，因此，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是必然趋势。Lakoff曾多次指出这种发展趋势，他本人目前的研究兴趣也在于此。国内也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有关认知问题进行实验性研究。

第二，汉语的认知研究。学习国外语言学理论，最终是为了促进我们对汉语的研究。学习语言学理论，一定要和汉语相结合，才容易作出成绩。沈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认知语言学传入中国后，每一种有关理论，沈先生几乎都拿来研究过汉语问题，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值得我们学习^[52-55]。汉语的认知研究是国内认知语言学的一大发展趋势。其实，从一开始，汉英两界学者在认知语言学研究方面就走到了一起。

第三，英汉对比研究。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已经搞了很多，从音到词、到短语、到句子、到语篇，各个层次的对比都有。各种语言学理论在对比中都派上过用场，可是，在某些方面（如语篇对比），对比研究似乎有陷入僵局的趋势，这可从诸届全国英汉对比与翻译研讨会出的论文集窥知一斑。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于英汉对比，定能为对比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从而取得新成果。

第四，认知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现在，认知语言学应用于外语教学、翻译、文化教学等研究，且有相当数量专著和文章问世。随着研究的深入，认知语言学的应用潜力会得到进一步开发。

第五，交叉研究。认知语言学不仅开阔了语言学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为其他语言学学科提供了方法论。认知文体学和认知语用学等正在形成，并且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不难想象，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中，认知语篇学、认知翻译学和诸多其它的以认知为首位修饰语的学科都会相继出现。

参考文献

- [1] 石毓智. 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J]. 外国语, 2004, (2): 21-33.
- [2]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1-208.

- [3] 程琪龙. 认知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1-261.
- [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57-218.
- [6]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82-89.
- [7] 王寅. 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句法成因的解释[J]. 外语学刊, 2003, (1): 20-25.
- [8] 王寅.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词汇和词法成因的解释[J]. 外语学刊, 2004, (1): 1-6.
- [9] 王寅. 中西学者对体验哲学的论述对比初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10): 35-40.
- [10] 王寅. 语言的体验性——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看语言体验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7(1): 37-43.
- [11] 王寅. 再论语言的体验性[J]. 山东外语教学, 2005, (2): 3-8.
- [12] 李福印. 思想的“形状”——关于体验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7(1): 44-49.
- [13] 席留生. 认知语法和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连通性[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 (6): 26-31.
- [14] 文旭.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90-97.
- [15] 沈家煊. 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义”和语法理论[J]. 外国语, 2004, (3): 2-10.
- [16] 李福印. 隐喻与认知——中国大陆出版物注释目录(1980-2004)[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1-280.
- [17] 林书武. 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J]. 外国语, 2002, (1): 38-45.
- [18]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Longman, 1996. 2.
- [19] 文旭, 江晓红. 范畴化: 语言中的认知[J]. 外语教学, 2001, 22(4): 15-18.
- [20] 吴世雄, 陈维振. 范畴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认知语言学的贡献[J]. 外国语, 2004, (4): 34-40.
- [21] Croft W, Cruse D A.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7-290.
- [22] 沈家煊. 句式和配价[J]. 中国语文, 2000, (4): 291-297.
- [23] 沈家煊. 说“偷”和“抢”[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32(1): 19-24.
- [24] 张伯江.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J]. 中国语文, 1999, (3): 175-184.
- [25] 董燕萍, 梁君英. 走近构式语法[J]. 现代外语, 2002, 25(2): 143-152.
- [26] 董燕萍, 梁君英. 构式在中国学生英语句子意义理解中的作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36(1): 42-48.
- [27] 徐盛桓. 常规关系和句式结构研究[J]. 外国语, 2003, (2): 8-16.
- [28] 陆俭明. 词语句法和语义的多功能性: 对“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J]. 外国语, 2004, (2): 15-20.
- [29] Goldberg A.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3.
- [30] 文旭. 《语法化》简介[J]. 当代语言学, 试刊. 1998, (3): 47-48.
- [31] Hopper P J, 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 [32]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26(4): 17-24.
- [33] 徐盛桓. 结构和边界——英语谓补句语法化研究[J]. 外国语, 2005, (1): 14-22.
- [34] 徐盛桓. 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 30(4): 27-34.
- [35] 牛保义. “被”字的语义数量特征和被动句——汉语被动句的认知语义基础研究[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3, (2): 35-45.
- [36] 牛保义. 信疑假设[J]. 外语学刊, 2003, (4): 42-49.
- [37] 牛保义. 英汉附加疑问句语法化比较[J]. 外国语, 2001, (2): 49-54.
- [38] 牛保义, 徐盛桓. 关于英汉语语法化比较研究——英汉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00, (9): 2-6.
- [39] 沈家煊. 说“不过”[J]. 清华大学学报, 2004, 19(5): 30-61.
- [40]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4): 268-275.
- [41] 沈家煊. 语用法的语法化[J]. 福建外语, 1998, (2): 1-14.
- [42] 石毓智. 被动式标记语法化的认知基础[J]. 民族语文, 2005, (3): 14-22.
- [43] 石毓智. 兼表被动和处置的“给”的语法化[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3): 15-26.
- [44] 石毓智. 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J]. 方言, 2002, (2): 117-126.
- [45] 石毓智, 李讷. 十五世纪前后的句法变化与现代汉语否定标记系统的形成——否定标记“没(有)”产生的句法背景及其语法化过程[J]. 语言研究, 2000, (2): 39-62.
- [46] 石毓智, 李讷. 汉语发展史上结构助词的兴替——论“的”的语法化历程[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6): 165-179.
- [47] 冉永平. 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J]. 现代外语, 2005, 28(4): 403-412.
- [48] 冉永平. 认知语用学的焦点问题探索[J]. 现代外语, 2002, 25(1): 49-61.
- [49] 徐盛桓. “成都小吃团”的认知解读[J]. 外国语, 2006, (2): 18-24.
- [50] 徐盛桓. 相邻和补足——成语形成的认知研究之一[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22(2): 107-111.
- [51] 徐盛桓. 常规关系与“格赖斯循环”的消解[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38(3): 163-170.
- [52]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1999, 1(1): 3-15.
- [53]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1-366.
- [54] 沈家煊. 复句三域“行、知、言”[J]. 中国语文, 2003, (6): 483-493.
- [55] 沈家煊. “有界”和“无界”[A]. 见: 沈家煊.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沈家煊卷[C].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63-190.

Current Situation and Forecas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China

XI Liushe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China 475001)

Abstract: Since 1990s',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been flourishing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ermeating every respect of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representative topics include macro-theory exploration, metaphor, construction grammar, cognitive study of language in use, and so on;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mainly reside in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cognition, inadequacy of innovation, etc.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make achievements in such areas as Chinese research, contrastive study, application study, cross-study, and so on in future.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Development; Problems; Forecast

(编辑: 刘慧青)